



隋問樵作

山東人民出版社

趙同志



通俗文藝小說叢書

• 通俗文獻小叢 •

趙 同 志

作 者 隋 問 樵

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

一九五〇年三月初版

〇〇〇一—八〇〇〇

天快晌午了，細雨還是淅淅地下着。蔡軍趙平同志走出了縣政府的門口，披上雨衣，戴上草笠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『雨再下的大點我也得走，整整的四年零四個月不到家了。』說着朝南走去。

縣政府門口又出來了幾個同志，在那裏拍手登脚的高喊：『趙同志啊！你等一會住了雨，走不行嗎？何必這樣急？』

『不要緊，沒有大雨下，反正是十幾里路，一會就到了家啦！』趙平回過頭來向吆喝的人擺手，腳也沒停的走了。

趙同志的腿好像是輕鬆了許多，走起路來颼颼的快。風息了，雨是『濛子下山』，來了大點的。雨雖然下大了，但是趙同志不打譜找地方避雨，仍然是大步的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無數的念頭和往事擁在心頭，他在腦子裏一幕一幕演開了：一九四四年我參了軍，當時的情況是怎樣呢？俺那東邊五里的劉家莊，敵人按着據點，一天到俺趙家莊來搶三、四次。八

十歲的老頭和十幾歲的孩子，都抓去修碉堡。我有一次叫他抓去了，因為一天沒有撈着吃飯，肚子裏唱了『空城計』。我找了個地方一蹲，雞蛋粗的把棍子打到頭上，立時起了個鵝疙瘩，第二天我就跑到田家林參了加八路軍。啊！當時家裏的情況可不能想啊！家裏一點糧食也沒有，老婆抱着俺那兩生日的小禿在外要飯，我臨走也沒撈着囑咐她一句話。現在怎麼樣了呢？分了地吧，沒問題，一定分了地！還住着俺那破團瓢棚嗎？若是還住着的話，哼！我找到村長指頭挖在他的頭皮上，誰講情也不行。想到這裏趙同志氣呼呼地掏出一隻菸捲，擦着洋火吃着，腦子裏又開幕了：俺老婆還是那個瘦樣嗎？不能，不能。她穿着什麼衣裳呢？新棉襖和新單褲吧！——至少不能有補綻，有了補綻算不行。俺那小禿怎樣呢？他知道叫我爹嗎？不，他娘得教給他；他長的多麼高了呢？大概是和俺在河北時那家房東家的小三那樣高了吧！

雨下的更大了，葦笠的邊沿上往下淌水，趙同志不管這些，他拋掉菸頭，腦子裏又換了節目：嘿！不是吹鬍子瞪眼，俺趙家莊就是我革命早，我走的時候，俺莊七、八十家子人家，一家軍屬沒有，現在怎樣呢？哼！

反正我最早。想到這裏，腦子裏一轉，又來了一齣：我那地怎麼種呢？可能是村裏保證吧！沒問題，但是給我保證好了，我不幹！我革命不是容易的，上級說過的：地方政府得保證一個榮軍的中農生活，若不，我就回去找上級。

一陣北風，趙同志的葦笠吹到地上。他拾起來抬頭一看：啊！四年多不見的故鄉——趙家莊已在眼前。

趙同志的腿覺得更輕鬆了，他一溜小跑着，但仍是覺着太慢；恨不能一步到家看個究竟。他想：到那裏去呢？先到原來住的地方再說吧！她娘們若是沒在那裏再打聽。

到了家門口，原先的團瓢棚子沒有了，一間又高又大的三間北屋，蓋在原來團瓢棚的舊址上。屋頂是用麥秸苦的，下半截的牆都用石灰泥了縫。趙同志不敢家去，疑心不一定是自己的家，正在猶豫，從家裏出來了一個閨女，撞了個滿懷。這閨女細細地端相了一下，把脚一踩，把腮一拍：

「這不是趙大哥家來了嗎？你怎麼還不家走，你看着變了樣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怕有饞的狗，不認識我。」

「沒有狗，走！我頭裏。」這閨女回頭朝家走，趙同志跟着。

「趙大嫂呀！俺趙大哥哥家來啦，小禿他爹呀！」這閨女一面吆喝着，二人到了天井裏。

「三妹妹你不用慌，你那話我算不聽，你不是罷了我一半回。到晚上你來睡覺時，拾掇你不晚。」趙大嫂在北屋裏開了腔。

「誰着誰你，是個老團夥，敲敲它的蓋兵兵的響，你出來看看。」這閨女一步到了屋裏，雨仍是下着，趙同志笑的抿着個嘴，也隨着到了屋裏，趙大嫂正在那裏做針線活，「嗚」的聲站起來：「還是真家來了嗎？我當是三妹妹又胡鬧哩！」接着面向趙同志說：「你從那裏來呀？放下揹包吧！」

「從縣政府來。」趙同志放下行李。

「你是不信嗎？哈哈。」

這一陣哈哈，把睡在床上的小禿驚醒了，他剎起頭來，睜開朦朧的眼，望着這穿着黃軍裝陌生的父親：「劉同志來了嗎？給我拿哨子來了嗎？」

「這是你爹呀！小禿。下來叫你爹抱抱吧！你爹家來啦！」趙大嫂說着去拿滾水。

小禿隨事了，知道是認錯了人。這一個就是他娘常和他說的他那個在外抗戰的爹。立時覺着羞答答地，又眠下頭去，用被子角搗住了臉。

「趙大哥家來了，今天趙大嫂不去開會吧！今天主要商議識字班開課的問題，我給你請假，他走了。」這閨女咕咚！咕咚！的跑了。

二

天到做晚飯的時候，雨還是淅淅瀝瀝的下着，人們不能下坡做活，街上的人一陣宣傳，都聽說趙平家來了，大家都去看他。趙大嫂的三間北屋裏擠滿了人：有農會長、財糧委員及趙同志原先在家的一班子人都來了。這個說「辛苦啦！」那個說「立功啦！」大家唧噥了一陣子後，農會長好像來了個總結：「你這幾年在外抗戰，家裏的一切，莊裏招待的也不好。總算是共產黨來咱這地區二年多了，好歹算沒餓着，比起過去，那就

是天上地下啦！你這復員家來也很好，你在外懂的道理多，村裏的工作你得多幫忙呀！』

到了天上黑影的時候，趙大嫂家的人才都走散了。

人們走散之後，趙大嫂殺上了隻雞，做熟了飯，趙同志吃着，腦子裏又開了戲：『辛苦啦！』『立了功啦！』是的，這話我是不愧，立功我也立了，辛苦我也受了不少。您這些人啊！人家給您革了命，您在家享福——不是嗎？一口熱雞肉把趙同志燙的眼一白瞪，腦子裏又改了齣：幫助村裏工作？您懂的辦什麼公？我在外革命好幾年，過的橋比您走的路都多，什麼辦公的我也見過。我若在家裏的時候，區長不成問題。小禿端着碗飯，目不轉睛地看着他這陌生的爹：光吃雞肉不吃煎餅。自己的飯也忘了喝，碗歪歪着，飯淌了一大襟。

『滴了飯啦！你光看你爹，沒有三天的生頭。』趙大嫂這一吆喝，把趙同志腦子裏的戲另打了鑼鼓：好大的村長！好大的幹部！大家都來看我，你就不來，滿眼裏沒瞧起我這塊鹹菜嗎？你忘了你那時給人家放羊，叫人家揍了一頓，我給你打抱不平來嗎？（他已聽說放羊的張三當了村長）

見了我非刺激你一下不行，好！趙同志想到這裏不知不覺的說出了一句：『好大的村長，你瞧不起我，你是看差了秤。』

『人家村長忙的頭上到脚呀！忙着秋徵又忙着秋種，你別這樣！你不在家，人家照顧的咱很好。』趙大嫂說着給小禿盛上飯。

『照顧的咱怪好？咱怎麼連個八仙桌子、太師椅子也沒有呢？咱莊裏傢使也不少，地主四、五家子。都在幹部家嗎？明天我看看。』

『咱這不是分的吃飯桌，一張大床，還有……。』趙大嫂捏着指頭數了一遍。

『你還怪知足哩！我沒看到眼裏！』

三

在部隊上的趙同志，的確是立過功的。他三次負傷，末了這一次，他到院休養，癒後確定爲一等榮譽軍人。他最大的缺點是：擺老資格，自高自大，看不起地方幹部。一提起地方幹部，他就說：『挾拉小包袱的，他

們知道前線的事嗎？」又加上他這次在院休養四個多月，學習又差；並且跟着個別俘虜成份的傷員學了些個死皮搗蛋。在榮校時，屢犯校中的紀律，還打過好幾次人，雖經校方再三教育，他始終不好好接受，末了在軍人大會上進行鬥爭，但他還是沒有認識自己。這次復員到了縣上，民政科裏本是動員他到推進社工作，可是他回到了本縣落後思想更上升了，高低不幹，這才來到家裏。

趙同志在家住了兩天，嫌村長不來看他，怪的井似深。第三天他去到東莊看他姑，背上背包，拴上牙鉤子，用一個雪白的手巾圍上脖子，到了大街上，迎面碰見了張村長，張村長那裏緊跑了幾步：「啊！趙老大，別怪我，前天就聽說你家來啦！本想去看你，可是這幾天撒腿忙花了眼，實在沒抽出空來，走！走！到我家去玩玩。」村長說着伸出手來去握趙同志的手，趙同志看着村長的手憐的很，也想打擊他一下，急忙把自己的手插到褲兜裏；張村長沒奈何的舉回手來，臉上一陣紅。

「哼！聽說當了官啦！早先裏是畜類官，現在升了人官，人官比畜類官好當呀還是難當？」趙同志站在那裏，兩手倒背著，右腿站直，左腿前

伸，奸笑着個臉，望着村長。

『趙老大！咱是老相好，你怎麼一見面就「皇王老爺捲門前」，話裏有話（畫）？走吧！到我家去噠噠！』村長說話也好像打了點興頭。

『明天我去「行客拜坐客」，今天我沒工夫。』趙同志說着轉身往東走，仰着頭，挺着胸：『東方紅……』唱起來。好像很得意的樣子。

村長回頭往西走，剛才的一齣，蹲在北牆裏的幾個老大爺看的清楚。有一個老大爺磕了磕小煙袋頭說：『村長！他趙大哥來家，怎麼氣派還怪大？』

張村長是個忠誠老實的人，並不爲了這點事情覺着受了刺激。還和他們解釋說：『俺倆過去是一個鍋裏摸勺子的，鬧慣了，他還是好鬧呀！』趙同志到了他姑家，他姑家和接天神一樣，在那裏住了一天。他姑對他老大不滿，逢人對人的說：『人家當了解放軍的都是學的和大閨女一樣，安安穩穩的。俺這個侄子怎麼現在說起話來，周天無日頭，東山一犂，西山一耙，撇着個京腔，咱看不上來。』過了兩天，張村長到了趙同志家去看他。剛一進門，換了一傢伙：

『啊！官來了嗎？你怎麼有空到俺這無名小卒家來呢？失了你的官體吧！』

『啊！趙老大啊！你又鬧起來啦！』村長不緊不慢的說了。

『坐下吧！村長』。趙大嫂拿過來了一個板凳。

『張大官！明天給撥十個民兵打坯，蓋個小飯棚好嗎？』趙同志說出話來硬平平的。

『趙老大！咱說焦巴乾的實話吧！明天實在不行，全體送公糧，你不說我也打着譜哩！俗話說：打牆蓋屋、鄰幫相助，後天行嗎？』

『那得一准，釘子砸到木頭裏！』

『晚不了啊！咱又不是不能做飯。現在村裏這樣忙，你趁熱打鐵嗎？』趙大嫂在一邊插了一句。

『沒有你的發言權，我的事不用你問。』趙同志把眼一瞪。

『發言權不是人人有嗎？你怎麼還不民主啊！趙同志你坐下咱啦啦，站客難打發。』村長不氣不火。

這時一個民兵叫村長去開會，村長走了。

「你怎麼這樣？村長是個好脾氣，這村裏大人小孩沒有說耍的，以後別這樣！」趙大嫂有些怪急的樣子，心裏覺着有些太對不起村長了。

「他村長還能怎麼着我？你娘們家知道啥！」趙同志說着躺在床上。

四

趙同志近來脾氣更不好了。自從來家一個多月，對於家裏的生產零碎活，他是『橫草不拿成豎，倒了油瓶也不扶』。早晨睡到天南半晌，起來後光刷牙就得半頓飯時節，再接着洗臉，一頓飯時節也拾掇不完。說到吃飯，趙同志尖着個嘴光想吃好的，小鍋子不『吱啦』不想吃飯。飯前不『喝四兩』總是連踢帶砸的，嘴裏不乾不淨：『媽×媽×的。』頭幾天領了秋季殘廢金——十五斤肉錢，一集就化光了。另外好幾個小舖裏欠的賬，和篩子眼一樣。

趙大嫂是個又能生產又能勞動的老實人。在趙同志剛家來的半個月裏，她因為他多年不到家了，做點好東西給他吃，兩隻大公雞殺着吃了；

二升多黃豆也做豆腐吃了；一個小豬殺了五十斤，賣了沒有三十斤肉——其餘也都吃了。趙大嫂看着這樣過下去，是不行的呀！莊戶人家那能這樣！尤其她覺着：光吃點喝點還在其次，這偏吃了官飯熬太陽，真是叫人看不下去。但是無論如何，趙大嫂沒有發過牢騷，有一次是太看不下去了：村裏撥了五個人給她割柴火，她天不明就起來做飯。天東南晌了，趙同志還躺在床上，醒來一枝烟捲接一枝烟捲的正那裏吸，床前弄的霧茫茫的。趙大嫂一過去就打嚏噴，她實在鼓不住了：

『你起來吧！起來到坡裏看看。你不能做沉的做點輕的，給他們送點茶去，也好看，起來吧！』

床上的趙同志咕嚕一翻身，回頭朝裏。半天聽出來了一句：『媽×的，我家來多了。』

趙大嫂不噤氣了。

天晌午了，趙同志起來，伸了伸懶腰，嘴裏媽×媽×的不住聲，洗臉、刷牙、吃飯後，脖子裏圍上白手巾走了。

趙同志這回真到了坡裏，在還隔老遠的時候，割草的說看見了，大家

就唧噥起來：

『看！來了監工的啦！』周大個子把手向老遠的地方一指。

『噯！我看看這樣下去，有吃體眼虎（即沒有一點東西吃的意思）的那一天。噯！他趙大纔攤了這麼個人。』一個有年紀的老大爺說。

『…………』

趙同志到了，兩手又插到褲兜裏，把眼一瞪：

『不是發了六個人嗎？怎麼來了五個？』

『咱不知道，叫咱來咱就來。』五個人一齊說，都頭也不抬的在那裏割。

『他媽的，村長淨亂彈琴，我們在前線流過血的；爲人民服過務的，我們是應該的！他媽的。』說着回頭就走了。

約摸聽不見了，幾個割草的議論起來：

『我看着是戴着烏紗帽彈棉花。』

『此話怎講？』

『自稱有功（弓）之臣！』

「×他猴子，這個活做的真不痛快！」

「你些年輕的！光爲了他嗎？還有你趙大嫂呢？快快割！」那有年紀的大爺說了。

五

趙同志不好惹，趙家莊大人小孩都知道。老大娘們都囑咐他的孩子們說：您可別惹他，咱好鞋不踏臭屎。接着莊裏的人們輕易不到趙同志家去了，他家冷靜靜的，可是趙同志一不在家，識字班裏的大姐大嫂們就找趙大嫂啊哈一陣子；但是耍賬的却相反，一到門口，見趙大嫂在家，回頭就走；若是趙大嫂不在家，耍賬的就和趙同志吵嚷半天。

快過陰曆年了，趙同志叫耍賬的耍的出不去門；他一出門，耍賬的就跟了一腔。起頭耍態度人家還靠後點；末了耍態度人家也不聽了。有一天趙同志回到家，拿起口袋，就去扒糧食。

「你扒糧做什麼？」趙大嫂問。

「囑。」

「今回你先別囑！你不是囑了一半回，你囑了過年春天得扎起脖來嗎？」趙大嫂說着去奪口袋。趙同志把口袋一放，來了個順手牽羊，抓住趙大嫂的頭髮，脫下鞋底：「你管我……你管得着……你……」一陣老婆哭孩子叫，鄰居都跑了來，把趙同志拉開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語：

「你這是什麼脾氣？你沒家來時，她娘們過的也怪好，你來家就整天打的人仰馬翻，這像過日子的嗎？」一個老大娘把拄的把棍指在趙同志的頭皮上。

「你就沒看看莊西頭他許大哥——也是個榮軍——人家在家裏多麼好！『心合意。』另一個大娘說了：

「種在外跑了好幾年，受的教育也不少，八路軍興打人嗎？咱沒見一回。」

……

大家說了一陣，趙大嫂不哭了。趙同志蹲在那裏，頭搭拉在腰溝裏。小禿蹲在西牆根裏，眼含着淚，擰着個小嘴，小聲咕囔着：「死爹，娘